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全傳 第三十八回 “及時雨”會“神行太保”“黑旋風”鬥“浪裏白條”

話說當時宋江別了差撥，出抄事房來，到點視廳上看時，見那節級撥條凳子坐在廳前，高聲喝道：“那個是新配到囚徒？”牌頭指著宋江道：“這個便是。”那節級便罵道：“你這黑矮殺才，倚仗誰的勢要，不送常例錢來與我？”宋江道：“人情人情，在人情願，你如何逼取人財？好小裁相！”兩邊看的人聽了，倒捏兩把汗。那人大怒，喝罵：“賊配軍，安敢如此無禮！顛倒說我小裁！那兇馱的，與我背起來，且打這廝一百訊棍。”兩邊營裏眾人都是和宋江好的，見說要打他，一闌都走了，只剩得那節級和宋江。那人見眾人都散了，肚裏越怒，拿起訊棍，便奔來打宋江。宋江說道：“節級，你要打我，我得何罪？”那人大喝道：“你這賊配軍，是我手裏行貨，輕咳嗽便是罪過。”宋江道：“你便尋我過失，也不到得該死。”那人怒道：“你說不該死，我要結果你也不難，只似打殺一個蒼蠅。”宋江冷笑道：“我因不送得常例錢便該死時，結識梁山泊吳學究的，卻該怎地？”那人聽了這話，慌忙丟了手中訊棍，便問道：“你說甚麼？”宋江又答道：“自說那結識軍師吳學究的，你問我怎的？”那人慌了手腳，拖住宋江問道：“你正是誰？那裏得這話來？”宋江笑道：“小可便是山東鄆城縣宋江。”那人聽了大驚，連忙作揖說道：“原來兄長正是‘及時雨’宋公明。”宋江道：“何足掛齒！”那人便道：“兄長，此間不是說話處，未敢下拜。同往城裏敘懷，請兄長便行。”宋江道：“好，節級少待，容宋江鎖了房門便來。”宋江慌忙到房裏取了吳用的書，自帶了銀兩，出來鎖上房門，分付牌頭看管。便和那人離了牢城營內，奔入江州城裏來，去一個臨街酒肆中樓上坐下。那人問道：“兄長何處見吳學究來？”宋江懷中取出書來，遞與那人。那人拆開封皮，從頭讀了，藏在袖內，起身望著宋江便拜。宋江慌忙答禮道：“適間言語衝撞，休怪，休怪！”那人道：“小弟只聽得說有個姓宋的發下牢城營裏來。往常時，但是發來的配軍，常例送銀五兩，今番已經十數日，不見送來，今日是個閒暇日頭，因此下來取討，不想卻是仁兄。恰纔在營內甚是言語冒瀆了哥哥，萬望恕罪！”宋江道：“差撥亦曾常對小可說起大名。宋江有心要拜識尊顏，又不知足下住處，亦無因人城，特地只等尊兄下來，要與足下相會一面，以此耽誤日久。不是為這五兩銀子不舍得送來，只想尊兄必是自來，故意延挨。今日幸得相見，以慰平生之願。”說話的那人是誰？便是吳學究所薦的江州兩院押牢節級戴院長戴宗。那時故宋時金陵一路節級，都稱呼“家長”；湖南一路節級，都稱呼做“院長”。原來這戴院長有一等驚人的道術，但出路時，齋書飛報緊急軍情事，把兩個甲馬拴在兩只腿上，作起“神行法”來，一日能行五百里；把四個甲馬拴在腿上，便一日能行八百里。因此人都稱做“神行太保”戴宗。有臨江仙為證：

面闊脣方神眼突，瘦長清秀人材，皂紗巾畔翠花開。黃旗書令字，紅串映宣牌。健足欲追千里馬，羅衫常惹塵埃，“神行太保”術奇哉；程途八百里，朝去暮還來。

當下戴院長與宋公明說罷了來情去意，戴宗宋江俱大喜。兩個坐在閣子裏，叫那賣酒的過來，安排酒果、饅饌、菜蔬來，就酒樓上兩個飲酒。宋江訴說一路上遇見許多好漢，眾人相會的事務，戴宗也傾心吐膽，把和這吳學究相交來往的事，告訴了一遍。

兩個正說到心腹相愛之處，饅饌得兩三杯酒，只聽樓下喧鬧起來，過賣連忙走入閣子來，對戴宗說道：“這個人只除非是院長說得他下，沒奈何，煩院長去解拆則個。”戴宗問道：“在樓下作鬧的是誰？”過賣道：“便是時常同院長走的那個喚做‘鐵牛’李大哥在底下尋主人家借錢。”戴宗笑道：“又是這廝在下面無禮，我道是甚麼人？兄長少坐，我去叫了這廝上來。”戴宗便起身下去，不多時，引著一個黑凜凜大漢上樓來。宋江看見，喫了一驚，便問道：“院長，這大哥是誰？”戴宗道：“這個是小弟身邊牢裏一個小牢子，姓李，名逵，祖貫是沂州沂水縣百丈村人氏；本身一個異名，喚做‘黑旋風’李逵。他鄉中都叫他做‘李鐵牛’。因為打死了人，逃走出來，雖遇赦宥，流落在此江州，不曾還鄉。為他酒性不好，多人懼他。能使兩把板斧，及會拳棍，現今在此牢裏勾當。”有詩為證：

家住沂州翠嶺東，殺人放火恣行凶。
不搽煤墨渾身黑，似著朱砂兩眼紅。
閑向溪邊磨巨斧，悶來岩畔斫喬松。
力如牛猛堅如鐵，撼地搖天黑旋風。

李逵看著宋江問戴宗道：“哥哥，這黑漢子是誰？”戴宗對宋江笑道：“押司，你看這廝恁麼醜陋，全不識些體面。”李逵便道：“我問大哥：怎地是醜陋？”戴宗道：“兄弟，你便請問這位官人是誰便好，你倒卻說‘這黑漢子是誰’，這不是醜陋，卻是甚麼？我且與你說知：這位仁兄，便是閑常你要去投奔他的義士哥哥。”李逵道：“莫不是山東‘及時雨’黑宋江？”戴宗喝道：“咄！你這廝敢如此犯上，直言叫喚，全不識些高低，兀自不快下拜等幾時？”李逵道：“若真個是宋公明，我便下拜；若是閑人，我卻拜甚鳥！節級哥哥，不要瞞我拜了，你卻笑我。”宋江便道：“我正是山東黑宋江。”李逵拍手叫道：“我那爺，你何不早說些個，也教鐵牛歡喜。”撲翻身軀便拜。宋江連忙答禮，說道：“壯士大哥請坐。”戴宗道：“兄弟，你便來我身邊坐了喫酒。”李逵道：“不耐煩小盞喫，換個大碗來篩。”宋江便問道：“卻纔大哥為何在樓下發怒？”李逵道：“我有一錠大銀，解了十兩小銀使用了。卻問這主人家那借十兩銀子，去贖那大銀出來，便還他，自要些使用。叵耐這鳥主人不肯借與我，卻待要和那廝放對，打得他家粉碎，卻被大哥叫了我上來。”宋江道：“只用十兩銀子去取，再要利錢麼？”李逵道：“利錢已有在這裏了，只要十兩本錢去討。”宋江聽罷，便去身邊取出一個十兩銀子，把與李逵，說道：“大哥，你將去贖來用度。”戴宗要阻當時，宋江已把出來了。李逵接得銀子，便道：“卻是好也！兩位哥哥只在這裏等我一等，贖了銀子便來送還，就和宋哥哥去城外喫碗酒。”宋江道：“且坐一坐，吃幾碗了去。”李逵道：“我去了便來。”推開簾子，下樓去了。戴宗道：“兄長休借這銀與他便好；卻纔小弟正欲要阻，兄長已把在他手裏了。”宋江道：“卻是為何？”戴宗道：“這廝雖是耿直，只是貪酒好賭。他卻幾時有一錠大銀解了，兄長喫他賺漏了這個銀去。他慌忙出門，必是去賭。若還贏得時，便有的送來還哥哥；若是輸了時，那裏討這十兩銀來還兄長，戴宗面上須不好看。”宋江笑道：“院長尊兄何必見外，量這些銀兩，何足掛齒，由他去賭輸了罷。我看這人倒是個忠直漢子。”戴宗道：“這廝本事自有，只是心裏膽大不好。在江州牢裏，但喫醉了時，卻不奈何罪人，只要打一般強的牢子。我也被他連累得苦。專一路見不平，好打強漢，以此江州滿城人都怕他。”詩曰：

賄賂公行法枉施，罪人多受不平虧。
以強凌弱真堪恨，天使拳頭付李逵。

宋江道：“俺們再飲兩杯，卻去城外閑翫一遭。”戴宗道：“小弟也正忘了和兄長去看江景則個。”宋江道：“小可也要看江州的景致，如此最好。”

且不說兩個再飲酒，只說李逵得了這個銀子，尋思道：“難得宋江哥哥，又不曾和我深交，便借我十兩銀子，果然仗義疏財，名不虛傳。如今來到這裏，卻恨我這幾日賭輸了，沒一文做好漢請他。如今得他這十兩銀子，且將去賭一賭，倘或贏得幾貫錢來，請他一請也好看。”當時李逵慌忙跑出城外小張乙賭房裏來，便去場上將這十兩銀子撒在地下，叫道：“把頭錢過來我博。”那小張乙得知李逵從來賭直，便道：“大哥且歇，這一博下來便是亦博。”李逵道：“我要先賭這一博。”小張乙道：“你便傍猜也好。”李逵道：“我不傍猜，只要博這一博，五兩銀子做一注。”有那一般賭的，卻待要博，被李逵擲手奪過頭錢來，便叫道：“我博兀誰？”小張乙道：“便博我五兩銀子。”李逵叫一聲，訖地博一個叉。小張乙便拿了銀子過來，李逵叫道：“我的銀子是十兩。”小張乙道：“你再博我五兩快，便還了你這錠銀子。”李逵又拿起頭錢，叫聲：“快？”訖地的又博個叉。小張乙笑道：“我叫你休搶頭錢，且歇一博，不聽我口，如今一連博上兩個叉。”李逵道：“我這銀子是別人的。”小張乙道：“遮莫是誰的，也不濟事了，你既輸了，卻

說甚麼？”李逵道：“沒奈何，且借我一借，明日便送來還你。”小張乙道：“說甚麼閒話？自古賭錢場上無父子，你明明地輸了，如何倒來革爭？”李逵把布衫拽起在前面，口裏喝道：“你們還我也不還？”小張乙道：“李大哥，你閒常最賭的直，今日如何怎麼沒出豁？”李逵也不答應他，便就地下擄了銀子，又搶了別人賭的十來兩銀子，都攥在布衫兜裏，睜起雙眼，就道：“老爺閒常賭直，今日權且不直一遍。”小張乙急待向前奪時，被李逵一指一交；十二三個賭博的一齊上，要奪那銀子，被李逵指東打西，指南打北。李逵把這夥人打得沒地躲處，便出到門前，把門的問道：“大郎那裏去？”被李逵提在一邊，一腳踢開了門便走。那夥人隨後趕將出來，都只在門前叫道：“李大哥，你恁地沒道理，都搶了我們眾人的銀子去！”只在門前叫喊，沒一個敢近前來討。詩曰：

世人無事不鬪帳，直道只用在賭上。

李逵不直亦不妨，又為賭賊作榜樣。

李逵正走之時，聽得背後一人趕上來，扳住肩臂喝道：“你這廝如何卻搶擄別人財物？”李逵口裏應道：“干你鳥事！”回過臉來看時，卻是戴宗，背後立著宋江。李逵見了，惶恐滿面，便道：“哥哥休怪，鐵牛閒常只是賭直，今日不想輸了哥哥的銀子，又沒得些錢來相請哥哥，喉急了，時下做出這些不直來。”宋江聽了，大笑道：“賢弟但要銀子使用，只顧來問我討。今日既是明明地輸與他了，快把來還他。”李逵只得從布衫兜裏取出來，都遞在宋江手裏。宋江便叫過小張乙前來，都付與他。小張乙接過來說道：“二位官人在上，小人只拿了自己的，這十兩原銀，雖是李大哥兩博輸與小人，如今小人情願不要他的，省的記了冤讎。”宋江道：“你只顧將去，不要記懷。”小張乙那裏肯。宋江便道：“他不曾打傷了你們麼？”小張乙道：“討頭的，拾錢的，和那把門的，都被他打倒在裏面。”宋江道：“既是恁的，就與他眾人做將息錢，兄弟自不敢來了，我自著他去。”小張乙收了銀子，拜謝了回去。

宋江道：“我們和李大哥喫三杯去。”戴宗道：“前面靠江有那琵琶亭酒館，是唐朝白樂天古跡。我們去亭上酌三杯，就觀江景則個。”宋江道：“可於城中買些饌饌之物將去。”戴宗道：“不用，如今那亭上有人在裏面賣酒。”宋江道：“恁地時卻好。”當時三人便望琵琶亭上來。到得亭子上看時，一邊靠著潯陽江，一邊是店主人家房屋。琵琶亭上有十數付座頭，戴宗便揀一付乾淨座頭，讓宋江坐了頭位，戴宗坐在對席，肩下便是李逵。三個坐定，便叫酒保鋪下菜蔬、果品、海鮮、按酒之類，酒保取過兩樽玉壺春酒，此是江州有名的上色好酒，開了泥頭。宋江縱目觀看那江時，端的是景致非常，但見：

雲外遙山聳翠，江邊遠水翻銀。隱隱沙汀，飛起幾行鷗鷺；悠悠卜蒲，撐回數隻漁舟。翻翻雪浪拍長空，拂拂涼風吹水面。紫霄峰上接穹蒼，琵琶亭半臨江岸。四圍空闊，八面玲瓏。欄干影浸玻璃，窗外光浮玉壁。昔日樂天聲價重，當年司馬淚痕多。

當時三人坐下，李逵便道：“酒把大碗來篩，不耐煩小盞價喫。”戴宗喝道：“兄弟好村，你不要做聲，只顧喫酒便了。”宋江分付酒保道：“我兩個面前放兩隻盞子，這位大哥面前放個大碗。”酒保應了，下去取隻碗來，放在李逵面前；一面篩酒，一面鋪下饌饌。李逵笑道：“真個好個宋哥哥，人說不差了，便知做兄弟的性格。結拜得這位哥哥，也不枉了。”酒保斟酒，連篩了五七遍。宋江因見了這兩人，心中歡喜，喫了幾杯，忽然心裏想要魚辣湯喫，便問戴宗道：“這裏有好鮮魚麼？”戴宗笑道：“兄長，你不見滿江都是漁船，此間正是魚米之鄉，如何沒有鮮魚？”宋江道：“得些辣魚湯醒酒最好。”戴宗便喚酒保，教造三分加辣點紅白魚湯來。頃刻造了湯來，宋江看見道：“美食不如美器，雖是個酒肆之中，端的好整齊器皿。”拿起箸來，相勸戴宗、李逵喫，自也喫了些魚，呷了幾口湯汁。李逵也不使箸，便把手去碗裏撈起魚來，和骨頭都嚼喫了。宋江看見，忍笑不住，呷了兩口汁，便放下箸不喫了。戴宗道：“兄長，已定這魚醃了，不中仁兄喫。”宋江道：“便是不才酒後，只愛口鮮魚湯喫，這個魚真是不甚好。”戴宗應道：“便是小弟也喫不得，是醃的，不中喫。”李逵嚼了自碗裏魚，便道：“兩位哥哥都不喫，我替你們喫了。”便伸手去宋江碗裏撈將過來喫了，又去戴宗碗裏也撈過來喫了，滴滴點點淋一桌子汁水。宋江見李逵把三碗魚湯和骨頭都嚼喫了，便叫酒保來分付道：“我這大哥想是肚飢，你可去大塊肉切二斤來與他喫，少刻一發算錢還你。”酒保道：“小人這裏只賣羊肉，卻沒牛肉，要肥羊儘有。”李逵聽了，便把魚汁擲臉潑將去，淋那酒保一身。戴宗喝道：“你又做甚麼！”李逵應道：“叵耐這廝無禮，欺負我只喫牛肉，不賣羊肉與我喫。”酒保道：“小人問一聲，也不多話。”宋江道：“你去只顧切來，我自還錢。”酒保忍氣吞聲去切了二斤羊肉，做一盤將來放在桌子上。李逵見了，也不謙讓，大把價揀來只顧喫，撸指問把這二斤羊肉都喫了。宋江看了道：“壯哉，真好漢也！”李逵道：“這宋大哥便知我的鳥意，喫肉不強似喫魚。”戴宗叫酒保來問道：“卻纔魚湯，家生甚是整齊，魚卻醃了，不中喫。別有甚好鮮魚時，另造些辣湯來，與我這位官人醒酒。”酒保答道：“不敢瞞院長說，這魚端的是昨夜的。今日的活魚還在船內，等魚牙主人不來，未曾敢賣動，因此未有好鮮魚。”李逵跳起來道：“我自去討兩尾活魚來與哥哥喫。”戴宗道：“你休去，只央酒保去回幾尾來便了。”李逵道：“船

上打魚的，不敢不與我，值得甚麼！”戴宗攔當不住，李逵一直去了。戴宗對宋江說道：“兄長休怪小弟引這等人來相會，全沒些個體面，羞辱殺人！”宋江道：“他生性是恁的，如何教他改得？我倒敬他真實不假。”兩個自在琵琶亭上笑語說話取樂。詩曰：

潯江煙景出塵寰，江上峰巒擁髻鬟。

明月琵琶人不見，黃蘆苦竹暮潮還。

卻說李逵走到江邊看時，見那漁船一字排著，約有八九十隻，都纜繫在綠楊樹下。船上漁人，有斜枕著船梢睡的，有在船頭上結網的，也有在水裏洗浴的。此時正是五月半天氣，一輪紅日，將及沉西，不見主人來開船賣魚。李逵走到船邊，喝一聲道：“你們船上活魚把兩尾來與我。”那漁人應道：“我們等不見漁牙主人來，不敢開船。你看，那行販都在岸上坐地。”李逵道：“等甚麼鳥主人？先把兩尾魚來與我。”那漁人又答道：“紙也未曾燒，如何敢開船？那裏先拿魚與你？”李逵見他眾人不肯拿魚，便跳上一只船去，漁人那裏攔當得住。李逵不省得船上的事，只顧便把竹筴篾一拔，漁人在岸上只叫得罷了。李逵見他去船板底下一絞摸時，那裏有一個魚在裏面。原來那大江裏漁船，船尾開半截大孔，放江水出入，養著活魚，卻把竹筴篾攔住，以此船艙裏活水往來，養放活魚，因此江州有好鮮魚。這李逵不省得，倒先把竹筴篾提起了，將那一船活魚都走了。李逵又跳過那邊船上去拔那竹筴，那七八十漁人都奔上船，把竹筴來打李逵。李逵大怒，焦躁起來，便脫下布衫，裏面單繫著一條棋子布手巾兒，見那亂竹筴打來，兩隻手一駕，早搶了五六條在手裏，一似扭蔥般都扭斷了。漁人看見，盡喫一驚，卻都去解了纜，把船撐開去了。李逵忿怒，赤條條地拿兩截折竹筴，上岸來趕打行販，都亂紛紛地挑了擔走。

正熱鬧裏，只見一個人從小路裏走出來，眾人看見叫道：“主人來了，這黑大漢在此搶魚，都趕散了漁船。”那人道：“甚麼黑大漢，敢如此無禮！”眾人把手指道：“那廝兀自在岸邊尋人廝打。”那人搶將過去，喝道：“你這廝喫了豹子心大蟲膽，也不敢來攪亂老爺的道路！”李逵看那人時，六尺五六身材，三十二三年紀，三柳掩口黑鬚，頭上裹頂青紗萬字巾，掩映著穿心紅一點鬚兒，上穿一領白布衫，腰繫一條絹搭膊，下面青白鼻腳，多耳麻鞋，手裏提條行秤。那人正來賣魚，見了李逵在那裏橫七豎八打人，便把秤遞與行販接了，趕上前來大喝道：“你這廝要打誰？”李逵也不回話，掄過竹筴，卻望那人便打。那人搶入去，早奪了竹筴，李逵便一把揪住那人頭髮，那人便奔他下三面，要跌李逵。怎敵得李逵水牛般氣力，直推將開去，不能夠攏身，那人便望肋下攞得幾拳，李逵那裏著在意裏。那人又飛起腳來踢，被李逵直把頭按將下去，提起鐵錘般大小拳頭，去那人脊梁上擂鼓也似打。那人怎生掙扎。……李逵正打哩，一個人在背後劈腰抱住，一個人便來幫住手，喝道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。”李逵回頭看時，卻是宋江、戴宗。李逵便放了手，那人略得脫身，一道煙走了。

戴宗埋冤李逵道：“我教你休來討魚，又在這裏和人廝打。倘或一拳打死了人，你不去償命坐牢？”李逵應道：“你怕我連累你，我自打死了一個，我自去承當。”宋江便道：“兄弟休要論口，拿了布衫，且去喫酒。”李逵向那柳樹根頭拾起布衫，搭在胳膊上，跟了宋江、戴宗便走。行不得十數步，只聽的背後有人叫罵道：“黑殺才，今番來和你見個輪贏。”李逵回轉頭來看時，便是那人，脫得赤條條地，匾扎起一條水兒，露出一身雪練也似白肉，頭上除了巾幘，顯出那個穿心一點紅俏鬚兒來，在江邊獨自一個把竹筴撐著一隻漁船趕將來，口裏大罵道：“千刀萬剮的黑殺才，老爺怕你的，不算好漢！走的，不是好男子！”李逵聽了大怒，吼了一聲，

撇了布衫，搶轉身來，那人便把船略攏來，輾在岸邊，一手把竹篙點定了船，口裏大罵著。李逵也罵道：“好漢便上岸來。”那人把竹篙去李逵腿上便擗，擗得李逵火起，托地跳在船上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那人只要誘得李逵上船，便把竹篙望岸邊一點，雙腳一蹬，那只漁船一似狂風飄敗葉，箭也似投江心裏去了。李逵雖然也識得水，卻不甚高，當時慌了手腳，那個人也不叫罵，撇了竹篙，叫聲你來，今番和你定要見個輸贏，便把李逵胳膊拿住，口裏說道：“且和你廝打，先教你喫些水。”兩只腳把船一晃，船底朝天，英雄落水，兩個好漢撲通地都翻筋斗撞下江裏去。宋江，戴宗急趕上岸邊，那隻船已翻在江裏，兩個只在岸上叫苦。江岸邊早擁上三五百人，在柳陰樹下看，都道：“這黑大漢今番卻著道兒，便掙扎得性命，也喫了一肚皮水。”宋江、戴宗在岸邊看時，只見江面開處，那人把李逵提將起來，又滄將下去，兩個正在江心裏面清波碧浪中間，一個顯渾身黑肉，一個露遍體霜膚。兩個打做一團，絞做一塊，江岸上那三五百人沒一個不喝采。但見：

一個是沂水縣成精異物，一個是小孤山作怪妖魔。這個是酥團結就肌膚，那個如炭屑輾成皮肉。一個是馬靈官白蛇托化，一個是趙元帥黑虎投胎。這個似萬萬鎚打就銀人，那個如千火煉成鐵漢。一個是五臺山銀牙白象，一個是九曲河鐵甲老龍。這個如布漆羅漢顯神通，那個似玉碾金剛施勇猛。一個盤旋良久，汗流遍體迸真珠；一個揪扯多時，水浸渾身傾墨汁。那個學華光教主，向碧波深處顯形骸；這個象黑煞天神，在雪浪堆中呈面目。正是玉龍攪暗天邊日，黑鬼掀開水底天。

當時宋江、戴宗看見李逵被那人在水裏揪住，浸得眼白，又提起來，又納下去，何止滄了數十遭，正是：

舟行陸地力能為，拳到江心無可施。

真是黑風吹白浪，鐵牛兒作水牛兒。

宋江見李逵喫虧，便叫戴宗央人去救。戴宗問眾人道：“這白大漢是誰？”有認得的說道：“這個好漢便是本處賣魚主人，喚做張順。”宋江聽得，猛省道：“莫不是綽號‘浪裏白條’的張順？”眾人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宋江對戴宗說道：“我有他哥哥張橫的家書在營裏。”戴宗聽了，便向岸邊高聲叫道：“張二哥不要動手，有你令兄張橫家書在此。這黑大漢是俺們兄弟，你且饒了他，上岸來說話。”張順在江心裏見是戴宗叫他，卻也時常認得，便放了李逵，赴到岸邊，爬上岸來，看著戴宗唱個喏道：“院長休怪小人無禮。”戴宗道：“足下可看我面，且去救了我這兄弟上來，卻教你相會一個人。”張順再跳下水裏，赴將開去，李逵正在江裏探頭探腦，假掙扎汶水。張順早汶到分際，帶住了李逵一隻手，自把兩條腿踏著水浪，如行平地，那水浸不過他肚皮，汶著臍下，擺了一隻手，直托李逵上岸來，江邊看的人個個喝采。宋江看得呆了。半晌，張順、李逵都到岸上。李逵喘做一團，口裏只吐白水。戴宗道：“且都請你們到琵琶亭上說話。”張順討了布衫穿著，李逵也穿了布衫，四個人再到琵琶亭上來。

戴宗便對張順道：“二哥，你認得我麼？”張順道：“小人自識得院長，只是無緣，不曾拜會。”戴宗指著李逵問張順道：“足下日常曾認得他麼？今日倒衝撞了你。”張順道：“小人如何不認的李大哥？只是不曾交手。”李逵道：“你也滄得我勾了。”張順道：“你也打得我好了。”戴宗道：“你兩個今番卻做個至交的弟兄。常言道：‘不打不成相識。’”李逵道：“你路上休撞著我。”張順道：“我在水裏等你便了。”四人都笑起來，大家唱個無禮喏。戴宗指著宋江對張順道：“二哥，你曾認得這位兄長麼？”張順看了道：“小人卻不認得，這裏亦不曾見。”李逵跳起身來道：“這哥哥便是黑宋江。”張順道：“莫非是山東‘及時雨’鄆城宋押司？”戴宗道：“正是公明哥哥。”張順納頭便拜道：“久聞大名，不想今日得會，多聽的江湖上來往的人說兄長清德，扶危濟困，仗義疏財。”宋江答道：“量小可何足道哉！前日來時，揭陽嶺下‘混江龍’李俊家裏住了幾日，後在潯陽江上，因穆弘相會，得遇令兄張橫，修了一封家書，寄來與足下，放在營內，不曾帶得來。今日便和戴院長並李大哥來這裏琵琶亭喫三杯，就觀江景。宋江偶然酒後思量些鮮魚湯醒酒，怎當的他定要來討魚，我兩個阻他不住。只聽得江岸上發喊熱鬧，叫酒保看時，說道是黑大漢和人廝打，我兩個急急走來勸解，不想卻與壯士相會。今日宋江一朝得遇三位豪傑，豈非天幸！且請同坐，菜酌三杯。”再喚酒保重整杯盤，再備餚饌。張順道：“既然哥哥要好鮮魚喫，兄弟去取幾尾來。”宋江道：“最好。”李逵道：“我和你去討。”戴宗喝道：“又來了，你還喫的水不快活。”張順笑將起來，縮了李逵手說道：“我今番和你去討魚，看別人怎地！”正是：

上殿相爭似虎，落水斗亦如龍。

果然不失和氣，斯為草澤英雄。

兩個下琵琶亭來，到得江邊，張順略啣一聲，只見江上漁船都撐攏來到岸邊。張順問道：“那個船裏有金色鯉魚？”只見這個應道：“我船上來。”那個應道：“我船裏有。”一霎時卻輾攏十數尾金色鯉魚來。張順選了四尾大的，把柳條穿了，先教李逵將來亭上整理。張順自點了行販，分付小牙子去把秤賣魚。張順卻自來琵琶亭上陪侍宋江。宋江謝道：“何須許多，但賜一尾，也十分勾了。”張順答道：“些小微物，何足掛齒！兄長食不了時，將回行館做下飯。”兩個序齒，李逵年長，坐了第三位，張順坐第四位。再叫酒保討兩樽玉壺春上色酒來，並些海鮮、按酒、果品之類。張順分付酒保，把一尾魚做辣湯，用酒蒸，一尾叫酒保切鱠。四人飲酒中間，各敘胸中之事，正說得入耳，只見一個女娘，年方二八，穿一身紗衣，來到跟前，深深的道了四個萬福，頓開喉音便唱。李逵正待要賣弄胸中許多豪傑的事務，卻被他唱起來一攪，三個且都聽唱，打斷了他的話頭。李逵怒從心起，跳起身來，把兩個指頭去那女娘子額上一點，那女子大叫一聲，驀然倒地。眾人近前看時，只見那女娘桃腮似土，檀口無言。那酒店主人一發向前攔住四人，要去經官告理。正是憐香惜玉無情緒，煮鶴焚琴惹是非。畢竟宋江等四人在酒店裏怎地脫身，且聽下回分解。